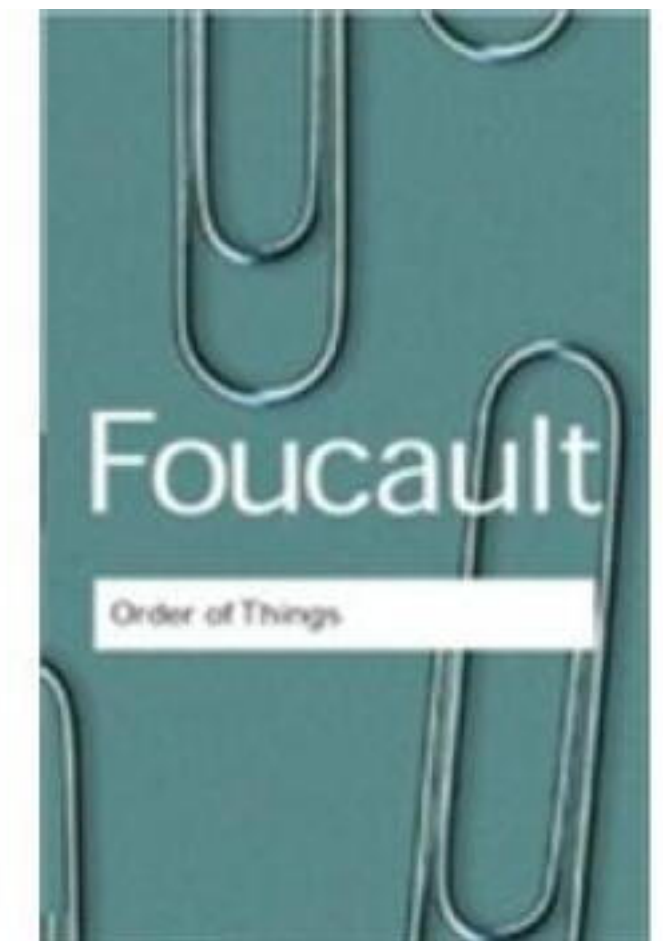


The Order of Things 事物的次序 [平装]



[The Order of Things 事物的次序 \[平装\] 下载链接1](#)

著者:Michel Foucault (米歇尔·福柯) 著

[The Order of Things 事物的次序 \[平装\] 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上哲学史的老师介绍了下福科，买本看看，反正看不懂

不错哈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挺好的

routledge的书都不错的，纸白，书轻

很不错的书，推荐阅读!

艰深的文章需要仔细研读

外文原版参考书 慢慢看吧

《词与物》一书最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DE MICHEL FOUCAULT）1966年出版的著作，全名为《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出版时，福柯倾向于将该书命名为「事物的秩序」，但编辑希望改名为「词与物」，最后福柯让步了。而该书的英文版标题则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Love reading, love Jing Dong! This book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world-class masterpiece and indeed fascinating like so. Once I open this book, I just can't put it down. Thus I recommend this book for all of you, my dear friends.

在这本书（《事物的次序》）中福柯想要书写的是一部次序的历史，我要陈述的是社会如何反映在事物间的相似上以及事物间的差异何以被控制、组织进网络，依理性的图式而勾勒。《疯癫与文明》是差异的历史，而《事物的次序》则是想象，相同和同一性的历史。

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来中国访问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面对哈贝马斯，我有勇气拿起话筒提出问题；面对德里达，我有耐性买本《书写与差异》细心拜读。然而，当我面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其身后浩瀚无比的思想体系时，深深觉得与哈贝马斯、德里达同时代的福柯的亡故有着不可言说的戏剧性，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午艾滋病真正剥夺了他的生命。对于二十世纪思想界来说，福柯的离去或许是“最震撼的遗憾”了。二十年过去了，米歇尔·福柯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最愿意谈及的思想明星，在让-保罗·萨特之后，在马丁·海德格尔之后，他的名字都已然成了标签，贴在了人文社会学科所能涉及的众多领域。我高中时代很喜欢逛书店，一本粉红色书皮的《性经验史》曾吸引过我，那是余碧平翻译的福柯代表作。从那时候起，福柯就成了我阅读文本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人名。欣赏福柯是因为他是思想界真正的巨人，也许很少会有人在触及他的文本之后不为其广博的涉及而感到惊叹的。在巴黎高师、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这些法国璀璨思想的存留地，福柯都留下了身影，并深深改造影响了上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无论是西欧人的还是东方人的。

有人说福柯是“二十世纪最后的思想家”，他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如此广博的领域，而使得人们无法用哲学家、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学家去描述他。福柯又是一个奇怪的思想家，他关注于那些被遮蔽的人和事，疯癫狂人与精神病院，规训社会与监狱群岛，欲望快感与性的规范，他喜欢在知识中考古话语，在权力中探查生活。福柯迷恋于苦行僧般的生活，用几十年埋头于图书馆、档案馆，但同时福柯又沉醉放纵于欲望迸发的生活，女人和男人都可以成为他的选择。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造就了西方国家的近代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几乎所有的方面。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有人开始深刻地地质疑“理性”对于人类的意义，并要求重新评估一切启蒙所带来的价值。启蒙精神将人从上帝的照耀下拉出，却又把人吹捧为另一个上帝。一九六六年，福柯在《词与物》中是以这样一句极富诗意的话结束全书的：“人会像沙滩上的一张脸，被轻轻抹掉”。显然，福柯比尼采做得更绝了，在福柯眼中“人只不过是一种近来的发明，一个还不到两个世纪的形象，我们知识中的一个简单皱褶，而且一旦知识找到一种新形式，人就会消失”。“人”在19世纪之后，突然成为了没有历史的东西。人死了，历史也就没有了，就像上帝被宣告死亡一样，就像巴尔特把“作者”掐死一般。启蒙之后的人，另一个上帝，也在福柯的知识考古中变得速朽，就像尼采说的“就象一颗没有光晕的星星”，瞬即消亡。启蒙似乎促成了历史的进步，但又导致了更为残酷的野蛮；启蒙似乎促成了人类的自由，却又导致了更为惨烈的奴役。“我控诉”成了一个时代的群体冲动。对于工业物欲文明的批判变成了一浪浪的社会风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阿多尔诺那里，现代社会是集权社会，在哈贝马斯那里，当下世界是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在福柯那里，现代文明本身就是监狱群岛。两次世界大战成了“反启蒙主义者”最为有力的论证注脚。二次大战、五月风暴深深影响了在其中生长起来的福柯，他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创制了自己的理论，一种反体制化，去中心主义的学说。

一九六零年，福柯回到了法国，翌年发表了他的国家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在这篇论文中福柯向法国思想界充分展示了他的无与伦比的学术才华。在《疯癫与文明》的前言中，福柯引用了帕斯卡（Pascal）的一句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这种庄生梦蝶一般，辨不出此岸与彼岸的宣告，意味着，在福柯那里，以理性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被重新认识，以进步为核心的历史演变论需要被重新诠释。一切被启蒙运动所催生出来的“责任心、正义，法律”，统统被福柯看成是“空洞的意识形态符号，是压迫人的、骗人的、有害的”。一九六三年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依旧延续了这种批判和指责。福利和控制所衍生出来的干预是现代社会更为基本的特征。

书评

[The Order of Things 事物的次序 \[平装\] 下载链接1](#)